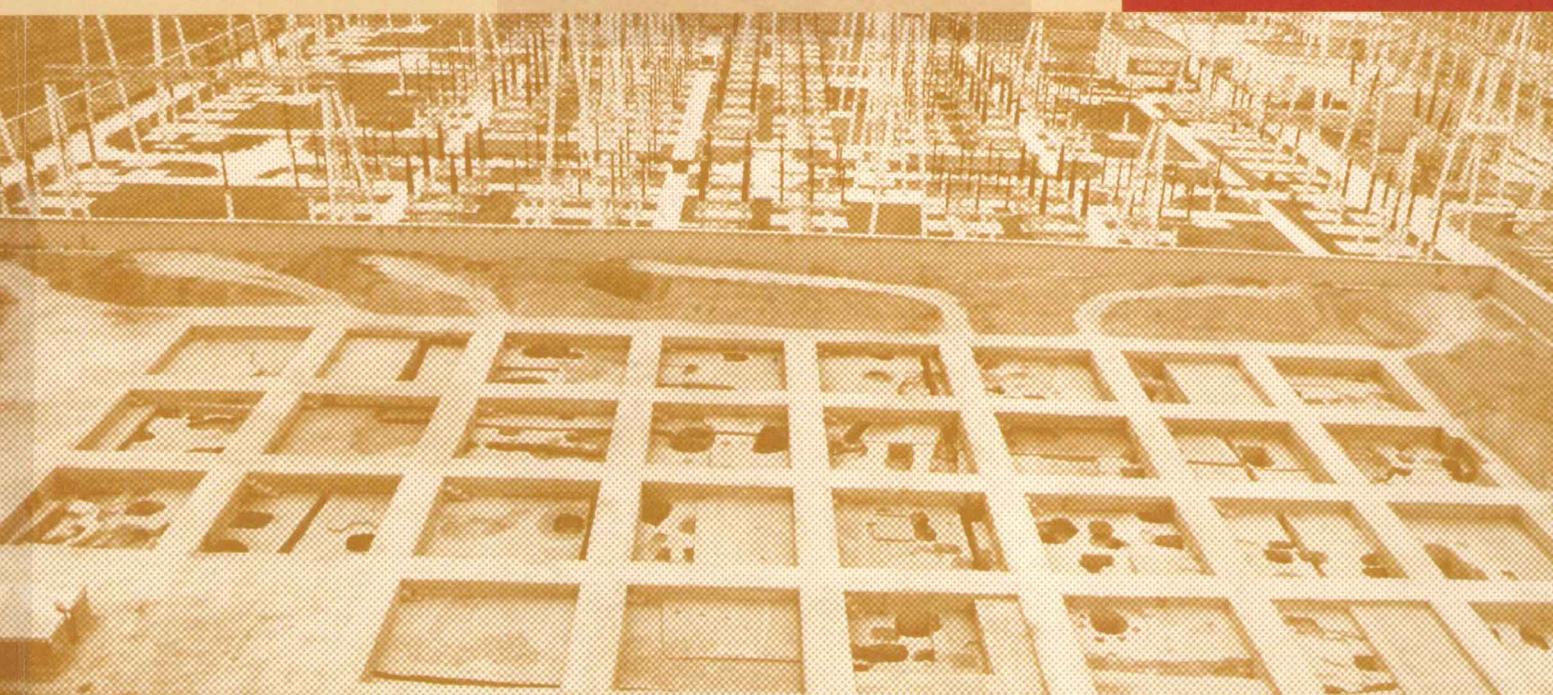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任晓燕 主编

考古发现 文明

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



青 海 省 基 本 建 设 考 古 重 要 发 现

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任晓燕 主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 红

责任校对：赵 宁

器物摄影：孙之常

王 伟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冯冬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010-3618-9

I . ①再… II . ①青… III. ①考古发现—青海省—图录
IV. ①K872.4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9914号

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任晓燕 主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12.75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618-9

定价：180.00元

《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晓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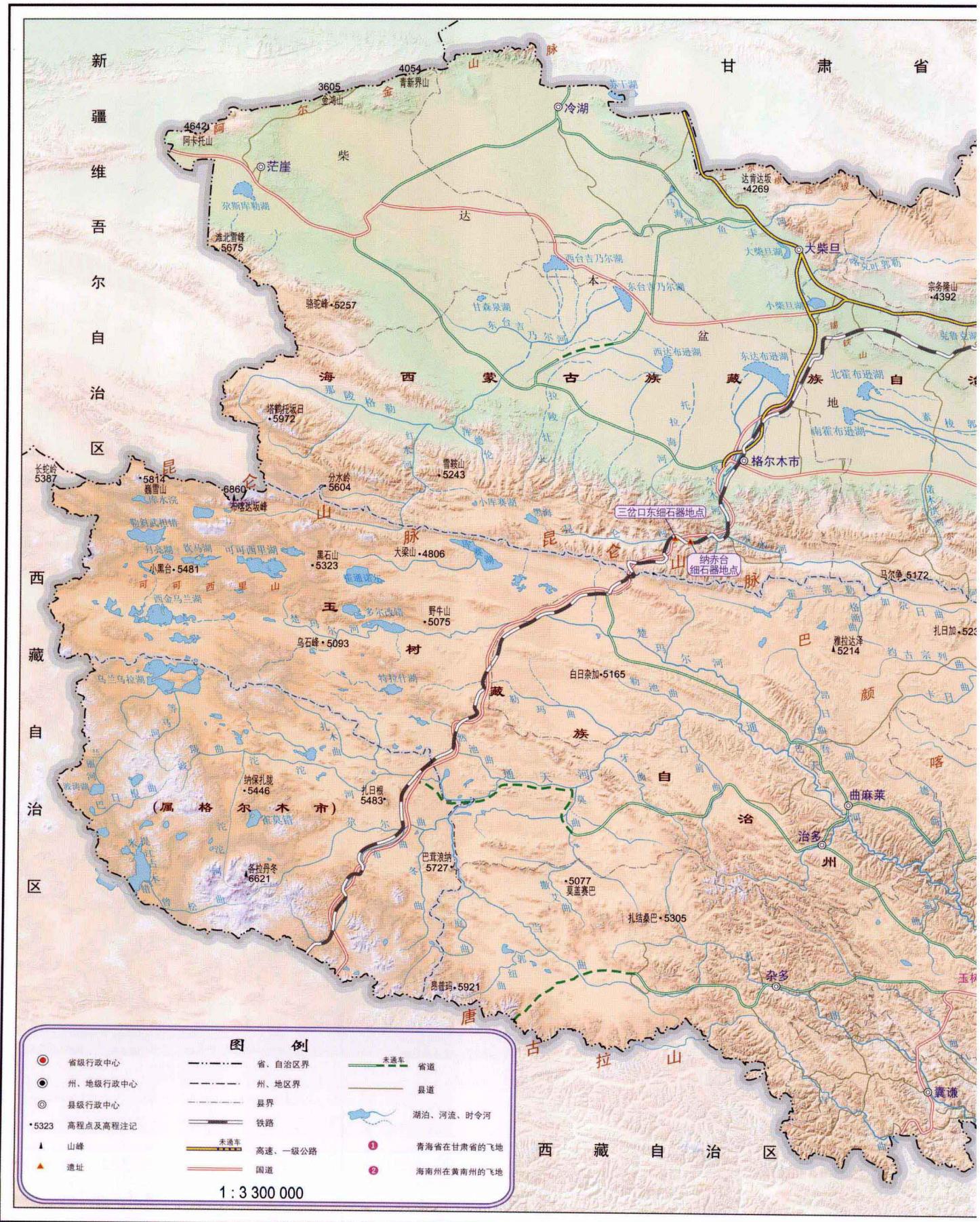
副主编：贾鸿键 肖永明 乔 虹 王倩倩

撰 文：卢耀光 任晓燕 王国道 陈海清 吴 平 李国林

肖永明 乔 虹 胡晓军 王忠信 闫 璐 蔡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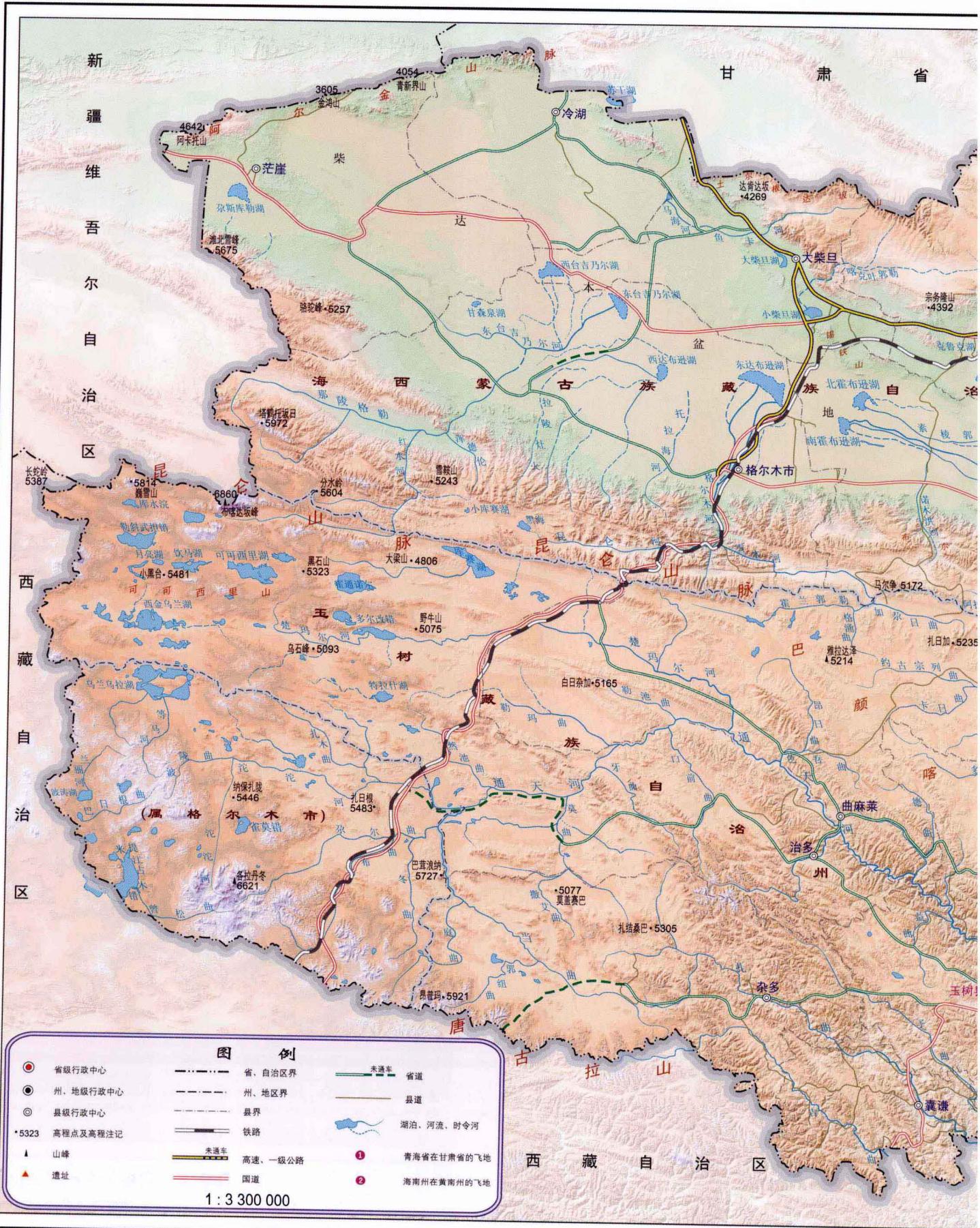
王倩倩 崔兆年 孙小妹 许显城 陈 荣

绘 图：刘 林





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史前时期重要发掘地点分布示意图
审图号：青S(2013)002号





审图号：青S(2013)002号

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历史时期重要发掘地点分布示意图

前 言

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是对基本建设工程范围内地上地下文物实施抢救性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和对文物施行保护的工作。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期，配合大型水库与国家铁路工程建设仅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工作。重要的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973 年青海省物资局仓库扩建，为配合此项基本建设工程在施工区域内首次开展了较大范围的考古发掘，由此拉开了青海境内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本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基本建设考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1973 年至今已走过了近 40 年，青海考古人在数十年的岁月里，以高度的责任心及使命感积极投入到青海境内各项国家级、省级大型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中，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先后完成了黄河流域的龙羊峡、李家峡、公伯峡、拉西瓦、班多水电站，大通河黑泉等水库，青藏铁路、兰新高铁，高速公路，西宁地区城市建设，西宁周边开发区大批基本建设工程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任务。

随着一座座水库的兴建，高速公路及铁路的延伸，多项开发区的落成及拔地而起的楼宇，从史前时期的文物遗存，到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一批批考古发现破土而出。大量考古发现填补了青海考古的多处空白，丰富了青藏高原东麓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基建考古中重要考古发现所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再现出大美青海过去的文明，留下了历史的记忆。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既在服务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赢，同时亦有力地推动了考古研究的进程。

史前考古中，诸多重要的发现丰富了史前文化的内涵，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互动及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笔极有价值的资料。

中石器时代，共和盆地中部距今 6700 年拉乙亥遗址的发现，研究表明是青海中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也有学者认为这处遗址应归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但不论何种归属，拉乙亥遗址是青海境内除旧石器地点外目前发掘年代最久远的一处遗址，它对于探讨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在青藏铁路沿线昆仑山垭口处调查发现的纳赤台细石器地点及三岔口东细石器地点，进一步补充了中石器时期的考古资料。青藏铁路沿格尔木河至昆仑河一线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由格尔木河西上至昆仑山垭口即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这里是一条重要的早期人类文明的传播路线。昆仑山垭口细石器地点的发现，证实了人类活动已涉足昆仑山北麓，丰富了该区域人类活动的证据，对研究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古人类的适应生存过程及技术交流有一定意义。

新石器时代的安达其哈遗址、拉毛遗址、亚曲滩遗址、河东台遗址、尕马台遗址引人注目。

安达其哈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文化遗存，它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庙底沟类型西进的分布范围。它对研究分布在青海东部的庙底沟时期的文化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对研究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两者之间关系，以及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青海东部与周边的文化交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研究也是又一次重要突破。拉毛遗址丰富了马家窑类型的内涵。亚曲滩遗址、河东台遗址首次揭露出青海地区马家窑类型的房址，使人们直观地认识了解到黄河上游尖扎及化隆地区马家窑时期房址的建筑结构、营建特点，出土遗物也一一再现出马家窑文化早期先民的经济生产水平以及审美情趣。贵南尕马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特征以马家窑类型晚期特点为主体，并含有宗日文化的因素，这种特性的形成反映出了两种不同文化在共和盆地的相融碰撞，是探究这一地区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互动的重要材料。

青铜时代一批重要遗址的发现，对建立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对探讨认识青藏高原青铜文化的特征与发展，高原生活习俗、产业模式，以及环境的变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影响等课题的研究都增添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齐家文化是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先后发掘的极为重要的地点有尕马台墓地、柳湾遗址、长宁遗址。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特殊的墓葬习俗，出土了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饰有“七角形”纹饰的铜镜，都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这批发掘资料为深入研究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域、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不同人群的埋葬习俗等学术问题，对探讨黄河上游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材料。柳湾遗址，不仅提升了对马厂类型与齐家文化发展关系的新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年只发掘了黄河上游最大的氏族墓地，却没有发掘遗址的缺憾。长宁遗址的发掘，坚持了课题研究与基本建设考古相结合，重视了课题意识，以探索齐家文化的经济形态及古环境这一课题为目标，将考古学与多学科相结合，发掘采集了遗址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动物骨骼，收集了可以浮选的大量土样，从中获取了数量可观的植物遗存，并完成了植物孢粉的采集。在该遗址开展了有系统的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由此而获取的极为丰富的多元信息，不仅丰富了齐家文化的内涵，也为进一步认识与深入探讨这一地区齐家文化经济形态、生业模式、古生态环境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及丰富的信息。

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青铜文化中继齐家文化之后分布广泛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土著文化。上孙家寨早期墓地，是青海湟水流域史前时期极为重要的一处墓地，墓葬数量多，文化类型丰富，延续时间长，对认识湟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文化面貌，诸

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探讨青铜时代复杂而多样的文化发展格局的形成等都是一笔难得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吉亥塘墓地，墓葬排列整齐，分布较密集，这批材料不仅丰富了卡约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体现出不同地域的卡约文化在埋葬习俗及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性。鲍下藏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卡约文化石砌房址，拓宽了对黄河上游卡约文化的居址类型、结构特点的新认识。

基本建设项目中，历史时期发现的汉代、魏晋墓葬数量众多，有等级不一的平民墓或贵族墓，各类墓葬的埋葬习俗与随葬品为汉代考古学研究增补了诸多新材料，亦为深入探索本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民族构成、文化融合及经济状况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上孙家寨汉晋墓地，发掘墓葬 182 座，是青海境内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汉代墓地，这批墓葬的分期研究，为青海东部地区西汉中期至魏晋初期的墓葬建立了极为重要的分期标尺。文化面貌的特点所反映出的多种民族因素，为认识了解青海东部地区两汉时期的文化因素、居民种族、民族融合、中西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均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佐证。陶家寨墓地发掘规模仅次于上孙家寨汉晋墓地，位于西宁城北，湟水谷地中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是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因而对该地古代居民种族、族属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墓地的研究亮点之一，是运用人口学、测量学、人种学、病理学和营养学等多种科学方法及手段，对陶家寨墓地古代居民的 378 例骨骼标本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研究结果反映出陶家寨居民属于同一种系的群体。其人种属于蒙古人种，且与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十分近似，而某些体质特征上的土著因素应与该地区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居民最为相近，这或许是汉、羌融合的一种结果。此外，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可知，陶家寨汉晋时期墓地人群在汉、羌融合方面，表现出人种融合缓于文化融合的现象。胡李家汉代墓地，坐落在黄河谷地东端的民和盆地，其中 2 号墓中出土有成套的釉陶冥器多达 15 种，器类之多，种类丰富，较为罕见，是目前青海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釉陶器最丰富的墓例。此外，该墓地中的另一重要发现是 1 号墓中的 3 具骨骼，经鉴定所表现的体质特征均为明显的欧洲人种，这是目前青海省首次发现的唯一的欧洲人种材料，也是迄今发现的在汉代及汉代以前位置最东的欧洲人种遗骸。它的发现填补了在欧洲人种东进认识问题上的空白，改变了人们对青海地区汉代社会的认识，意义非常深远。吉尔孟古城，从城址内出土的大量马骨和较多的铁蒺藜判断城址的用途应与军事有关。该城址为汉政权在西部青海湖地区较早的统治设施，对于再现这一时期青海西部汉政权的统治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晋以后，其他时代的遗存发现数量较少，但也有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考古新发现。

西宁山陕台墓地及南山路钰兴花园墓地，新发现的三座十六国时期墓葬，增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空白。

尕海墓地，墓中的随葬品出土虽不多，但其墓中出土的丝绸残片，却不乏较高的研究价值，尤为重要的是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较完整的上衣服饰，经初步处理发现这件上衣织物丝线中夹有片状金属线，编织精致，工艺新颖，为古代纺织品的工艺及纹饰的研究增补了实物佐证。

明代柴氏家族墓的清理发掘，弥补了青海地区明代考古空缺，墓葬等级较高，形制完整，丰富的随葬品，对深化认识青海地区明代的社会生活习俗、葬俗、舆服制度、官秩制度及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料。出土了柴氏家族的四方墓志，内容完备，多处记述了柴氏三代生平事迹可补史之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及历史研究价值，为研究明王朝对青海的管辖、戍边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

回顾青海基本建设考古中重要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各级政府、青海省文物管理局高度重视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得益于建设单位的依法办事、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基本建设考古的重要发现与成果是青海考古人以“人一之我十之”的拼搏精神辛勤敬业的结果，从昆仑山口到河湟谷地曾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住了历史的记忆。

本图录所呈现的青海基本建设考古重要成果，是对青海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的总结与回顾，并借以感谢所有曾给予考古工作支持及帮助的单位与个人！感谢为基本建设考古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展望未来，在举国上下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中，青海考古工作者将继续努力求索，寻求新的发现与理论突破。面对“十二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新局面，青海考古人将一如既往在基本建设中确保文化遗产的安全，自觉地追寻和保护祖先留下的足迹，守护好历史文明的精神家园，共同努力开拓文化遗产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使“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成为我们的共识与行动。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任晓燕

2012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任晓燕

史 前 时 期

- 1 贵南拉乙亥遗址
5 格尔木纳赤台细石器地点
8 格尔木三岔口东细石器地点
11 化隆安达其哈遗址
18 尖扎河东台遗址
23 化隆亚曲滩遗址
27 尖扎拉毛遗址
34 贵南尕马台遗址与墓地
46 乐都柳湾遗址
51 大通长宁遗址
64 化隆纳卡遗址
69 大通上孙家寨史前时期墓地
84 尖扎直岗拉卡遗址
89 大通黄家寨墓地
93 尖扎鲍下藏遗址
98 化隆吉亥塘墓地

历 史 时 期

- 103 平安东村墓葬及窑址
108 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地
116 民和胡李家汉代墓地
123 刚察吉尔孟古城
127 西宁南滩汉代墓地
130 平安北村汉代墓地
136 西宁海湖大道汉墓
140 西宁陶家寨汉晋墓地
150 平安古城崖魏晋墓
156 乐都马家台魏晋墓
161 西宁山陕台墓地
166 西宁南山路钰兴花园墓地
168 大通寺堂遗址
172 德令哈尕海墓地
178 大通大哈门明代柴氏家族墓
185 西宁嘉荣华明代张氏家族墓



贵南拉乙亥遗址

拉乙亥遗址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拉乙亥乡，属共和盆地中部，黄河上游的南岸。遗址埋藏在黄河二级阶地的地层中，海拔 2580 米。

为配合龙羊峡水电站工程，1980 年夏天，电站工程正在建设，库区文物调查与清理进入后期收尾阶段。为保证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圆满结束，当时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组织了古生物与旧石器时代专项考古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拉乙亥遗址被发现，随后立即组织了发掘。根据调查，在长达 10 公里的范围内，在同一地层中发现文化特征相同的遗存 6 处。后来，对其中的 8021 地点进行了全面清理，对 8022、8023 地点组织了试掘，发掘面积共约 900 平方米。发掘领队王国道，工

作人员刘国宁、陈得成。

根据发掘，拉乙亥遗址（8021 地点）文化层上面堆积有 1 ~ 5 米不等的土层，土层相间有厚薄不等的水平层理，它们是经过长期自然形成的。自然堆积下面的文化层很厚，最厚层位 2.5 米以上，文化堆积层中揭露出数十座人类活动的炉灶遗迹。出土石、骨、动物骨骼等遗物 3000 余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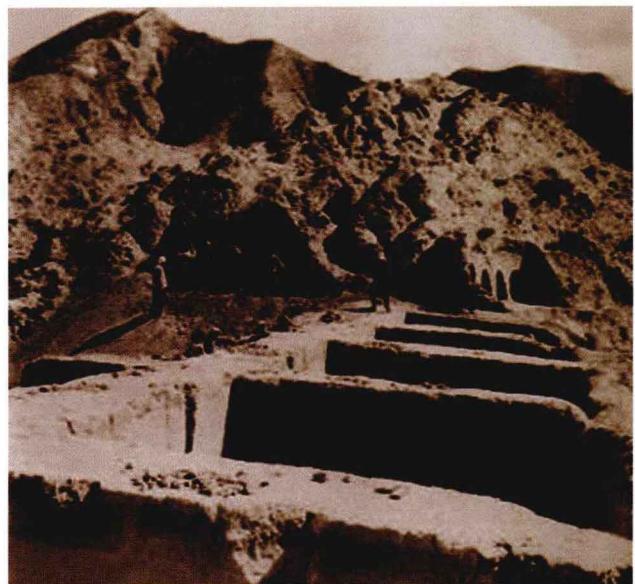
拉乙亥遗址未发现居住的房址等遗迹，却见有大量炉灶残迹。炉灶底部稍经人工修整，有的凹入，呈锅底状；有的边缘下切直立，近正方形，切边不足 10 厘米。据此推测，它们应是当时人类短期活动的遗留。



拉乙亥遗址区残留的三级台地



遗址原貌



发掘现场

拉乙亥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以人工打制石器居多，除少量研磨器外，石器中又分普通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普通打制石器有大石核、石片、石锤、砍砸器、凹刃刮削器、单边直刃刮削器、雕刻器、砾石、染色板等；细石器有各类细石核、细石叶、长身圆头刮削器、短身圆头刮削器等；另外还有骨锥、骨针、石珠、赭石、动物骨骼等遗物出土。

砍砸器：砾石原材料，一面为石片疤痕面，另一面保留砾石面。修整从石片疤痕面向砾石面进行，石片疤痕细小密集。

拉乙亥遗址中出土的细石核数量大，种类多，

根据形制可分为楔状石核、半楔状石核、舌状石核、柱状石核、锥状石核、半锥状石核、扁锥状石核等。它们主要用于剥取细石叶，是细石叶剥离过程中的不同形态，也是细石器文化的代表性器形之一。

凹刃刮削器：用石片原材料制成，在一侧连续打击，修整出凹刃。

直刃刮削器：利用石片原材料，在一侧边修整出直刃。

圆头刮削器：利用石片原材料，在石片的一端从破裂面向背面加工，修整出一个圆弧刃。

研磨器和研磨棒：研磨器大而扁平，研磨棒



研磨器、研磨棒



细石叶



舌状石核



细石核、细石叶



半楔状石核



刮削器



石核



锥状石核



细石核、凹刃刮削器



锥状石核



动物骨骼

呈长椭圆形，均为砾石原材料制成。经长期使用，研磨器凹入，似船形，研磨棒的侧面也被磨平。这种器物主要用于加工植物种子、砸碎坚果等，是磨盘的原始形态。

砾石：扁平紫色砂岩，形状不规则，在平面上纵向划磨，遗留纵向浅槽，应该是磨制骨器等工具时形成的。

骨锥：用小动物长骨制成，锥尖磨制，其余保留原骨面和骨关节面。

骨针：骨制，长而细，针尖锐利，针眼两面磨平后穿孔。

动物骨骼：和文化遗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动物骨骼，种属有野鸡、鼠兔、旱獭、狐狸、羊等，它们是当时人们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田野考古资料，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石器几乎全为打制，很少见到磨制石器，细石器材料

非常丰富，代表了拉乙亥遗址的主要文化特征，相对而言，这些特征表明该遗址的文化面貌比较原始，它们具有旧石器文化的深刻烙印。另外，遗址中也发现有少量用于装饰的石珠，系磨制而成，石器中也有作为加工植物种子的研磨器，它们又代表了新的文化因素的存在。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为全新世物种。综合各方面特征，应该认为拉乙亥遗址的文化属性处在中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它对于探讨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拉乙亥遗址中没有发现长期定居的房址遗迹，仅清理出大量炉灶遗迹。这种炉灶遗迹，应该不是当时人们长期活动的遗留，而具有短期使用的性质。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很厚，又反映了同一遗址经历过长期使用。据此，我们推测根据高原环境、气候特点，当时的人们每年季节性地在这一地区活动，其生产生活方式为短期存在，长期使用。即人们在一年的固定季节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劳动生产和生活，季节结束就相继离开，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从而形成了数米厚的文化堆积。

拉乙亥遗址所在高程区按原来设计规划，属于龙羊峡水库侵蚀区，近年水库容量大增，调查遗址所属的二级台地被全部淹没，连台地上的村落树林也见不到踪影。拉乙亥遗址的资料是全新的，它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中石器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青海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空白，也丰富了我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内容，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撰文：王国道